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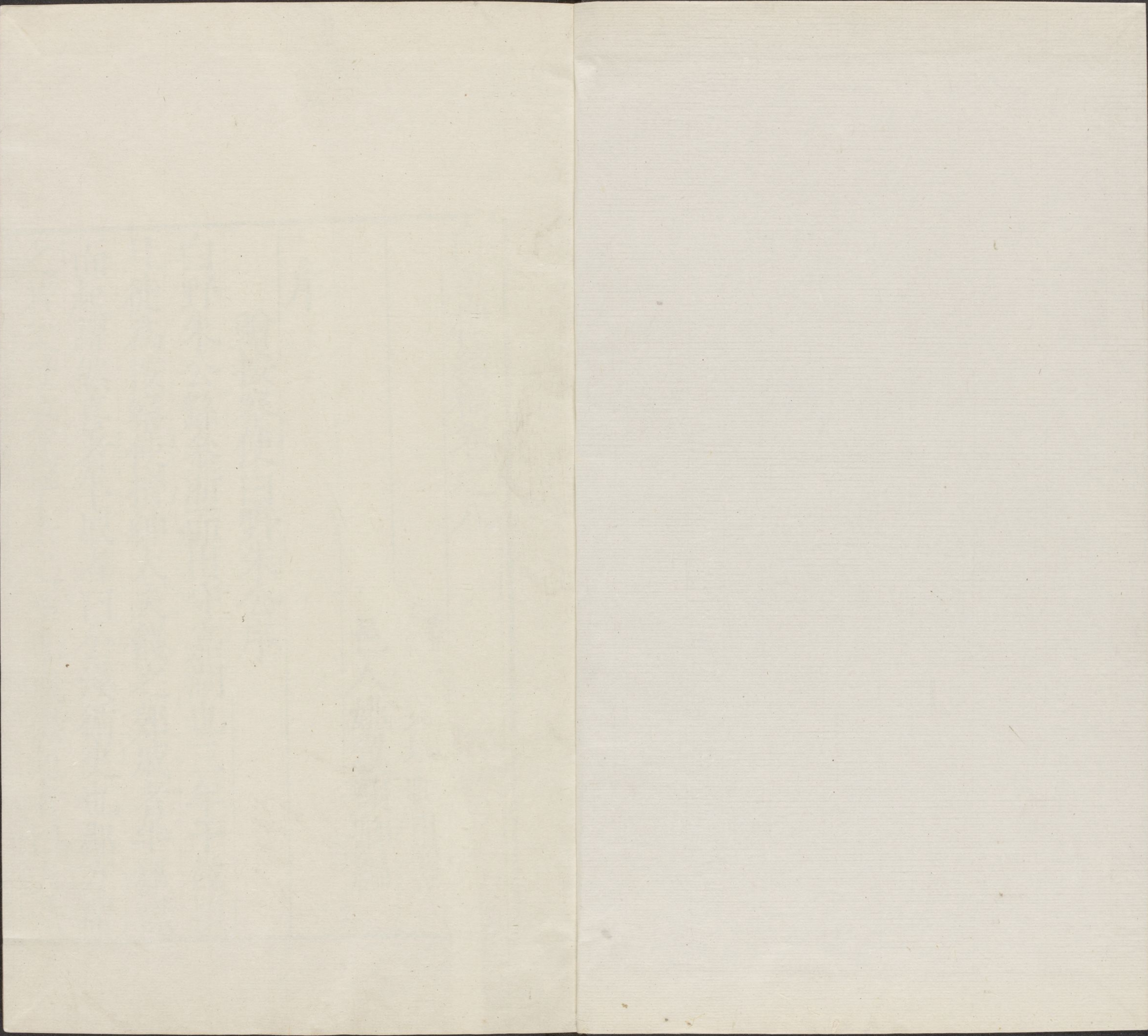
3416 / 0.9

(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11

T 5419 / 4245



白華樓續稿卷之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贈按察使白野朱公序

白野朱公繇叅浙而出守嘉湖也三年于茲頃
且徙爲按察使搢紳大夫餞之郊戚者半獵襟
而起躍然喜者半戚者曰公漢循吏也郡方席
之若父母奚爲乎去之亟也獵襟起者曰夫法

天下之平也而使則所以總吾吳越數十州郡者也往年故御史持天子璽書按州郡間或以所私開告訐操網罟雉蒐而鷲擊之郡二千石以下咸惴惴然又從而奔走之而郡且鼎沸矣公獨屹然不爲動已而以公弗附也移公故所視者而檄他使君視之他使君亦卒按公故所持而屹然不爲動當是時郡亦隨以定今且徙爲使是席吾東南數十州郡者之吏與民而無冤獄也茅某離席前言曰諸君所私者一

郡一路也而非所以賄公之大也公抗古之道以奮厲末俗其所紀綱州郡文武吏士剛不吐柔不茹古所稱以詩書之旨潤色吏業者是其所秉心而提職非古之素絲羔羊之風不以之鐫帶乎其行非古之開誠布公之誼不以之劓畫乎其心以予觀於公殆庶幾乎三王而上者之遺也予不暇遠喻卽如我國家近代

宣孝二廟之間大都公之簡重似蹇忠定公義朴實似年恭定公富寬大似耿文恪公裕正直

似王忠肅公翹孝友似熊莊簡公繡清約似魏
文靖公驥嗟乎公豈今之鴈翔鱗次者而已哉
曩聞 天子坐明堂殿百官治行公爲最特
出大官醕與尚方食而廷饗之中外百執事咸
喁喁枚指矣公行且內召不爲太宰必爲御史
大夫傳不云乎澄之不清撓之不清濁招之不來
麾之不去若公者異日當藉之表鎮國家著蔡
卿士其所載盟府紀太常而書竹帛爛然勳名
聲施當世者殆未艾也第不特諸君所及也衆

相顧曰唯唯遂書之

公甲戌入覲考天下治行
第一又六年尋徙陝西布

政使以老罷繇江陵罪其以
楚人而不爲附已也惜哉

湖州府通判仝公石壁紀事序

今天下巡行使者出按州縣所書最以聞於

天子惟州縣長吏以上始得與而丞貳以下雖
有兩漢循吏之遺不錄也其郡丞暨倅與理惟
起家繇科第或中貴者爲之援始得與其以貢
及史且無他援者雖有兩漢循吏之遺亦罕及
也聞讀州縣誌使者所不及書以聞於 天

子而其吏民往往或相與伐石碑其德政誌州縣者猶稍稍述而傳之然惟其地故多文獻者則然餘則否久之寢亦露零而已此予所以於今之吏治得失處輒爲之歛歔低徊而不能已也若予郡通判全公則又其甚者公名祉字植卿睢寧人也公繇貢出判湖之添設館專以蒐擊嘉湖蘇三郡相錯而邑者之盜三郡之吏或厭視之不得以便宜治文書糾利弊而巡行使者持天子之璽書督察州郡又往往以其

職爲駢枝也公至甫三月輒移檄令署錢塘與長興兩縣公長者也所至以廉白自持不污一錢民以故嚮之而一切簿書獄訟又恂恂然與民相吐哺故兩縣之民無不願屬之爲長吏而他長吏者至且不忍其去也於是翕然有聲而檄之監榷南北關檄之部解布政司所歲括之金又檄之部解杭嘉湖蘇松五郡所上龍袍又檄之市漕務諸木并督造淺船者再又檄之監修貢院浙之劇且苦者無不以之牒公而公

之至湖也五年其及以身臥於湖之官舍者僅數月爾南北關者歲出尚書郎所分權衢歛材木及三吳舟筭與閩海百粵之稅者也或病侵牟無筭於是擇諸郡倅貳之廉者而按季鈎攷之公至不病商并按故所入而羨凡千金其市木也故事大較官減商之曲直以取盈商亦匿其材之良者相折閱於官已而以價抵之也則官又私其什一甚者什二公竝反之於是商爭出材歲所反故額而羨凡二千金其督淺船廠

時吏人數以私撓之而其他匠役也亦然公竝罷去習弊一切米鹽釘麻之碎以身綱紀之非獨其吏胥不得私并其一菜一飯一筆一紙以上皆割俸爲之而不以關諸廠也於是歲按故額而羨者又凡千金當是時省中市戶匠役幾千人咸視公如父母而不知其爲監廠官也公之去泣而遮送之留衣履藏之官廨者七碑石紀其事者二監廠官而以德政勒碑自公始其監修貢院亦率類此瑣不以書大略公之潔身

也如處女者之守壺其臨官也如力家者之幹
蠱其愛民也如慈母者之乳子以予觀之浸浸
循吏傳所書古功曹之遺者已嚮使公繇科第
起家則巡行使者所書其最以聞不知其幾公
且軒然通顯矣惜也公以貢困及領倅又三郡
者之相錯而壤卒不得以親民如州縣長吏也
上之人雖及數察其賢而移其劇且苦者牒之
然每事竣特檄有司持果幣羊酒勞之而已又
無他顯者爲之援卒不聞書其最以薦於

天子也今所領官署又卒以冗員奏罷公且不
免抱牒以故職謁選嗟乎抑可慨也已湖故以
文獻稱者也公之去而郡之吏民不爲片石以
誌其事何以系思而他日誌郡者又何所從采
風而錄之以鏡來世也書其事者河南按察司
副使茅坤順甫歸安人伐石而鑱之者泗州太
守戴大禮烏程人隆慶二年秋八月朔日

贈梁少府改 荆府長史序

秣陵梁公之貳我郡也內務潔白而外操筦籥

簿書以謹厚長者之行殆孳孳乎循吏之遺也
封以內吏民人人呼曰漢長者頃擢爲荊府長
史以行郡中諸掾紳大夫餞之郊且按國家故
事仕籍屬王府例不得復 朝請共爲系欲低
徊不已者久之坤廼離席前言曰豈惟公哉間
按漢傳記洛陽賈誼出爲長沙傳廣川董仲舒
出爲江都相他如王吉張敞司馬相如以下不
可勝數卽入我朝當 文廟時楊文貞公士
奇周文襄公忱竝繇 諸王府官屬鱗次以進

特近代來稍稍以不復籍朝請爲例嗟乎予所
悲憤嗚咽不獨爲公惜竊謂 國家之制與典
銓諸執事恐不得不少爲改議也天之生材所
爲世用豈得按故事隔絕賢路哉漢劉向唐李
泌宋趙鼎及汝愚輩竝以宗室疏屬間翊戴日
月之際頃廼一切隔絕及曳裾王門卽同罪隸
禁錮沒齒矣不特是也往往材行之士私負俗
累中貴者輒按漢絳灌所出賈生故事以此權
鑠當世世之樸茂獨行不解巧宦亦輒以此束

如濕薪摧之王路嗟乎斯豈所以網羅天下豪
俊之士以承 明天子哉頃聞中朝亦時時
議及第鑿鼉錯或以擅制爲罪故未按行耳易
曰窮則變變則通予謹書之綴公之帶俟異日
之憂國家而上書以請者

贈邑侯鄭雲石赴召序

歸安令鄭公被

明天子之召也邑之薦紳

夫及山谷之老相與歛歔感涕而送之郊客或
謂公之治行冠江以南其入也爲給事中不且

爲御史君何言以贈之也予解所佩劔繫之帶
且顧公而告之客曰公奚有於是哉公之令我
邑也嘗采古中牟單父之旨與吏民相吐哺他
不暇舉卽如故時使者持節過州郡嘗以部中
他鉅姓族屬犯之且欲厚爲驚擊而蔓引之盡
故所睚眦而稍稍甘心也間以陰刺公公持之
不爲動俄而復托所私者曲爲關說公併迫脇
之公復持之如初且蹙頰曰某姓族屬故無他
骫法者也縮縣綬于茲土者三年矣絕不見其

絲髮犯也而迺敢爲禱張附和以媚所司乎哉
於是入而三爭之使者尋亦稍稍解遂及中寢
嗟乎今之使者所持節按天下諸州郡山撼而
海沸者也諸州郡吏惟其願所指嚮而奔走之
公獨索歛不忍卒以大誼堅持之者若此嗟乎
茲非古之不爲威惕不爲利疚於以持天下之
平者乎哉推此心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公且
入爲給事中或殿中侍御史間按秦漢以來故
事假令事涉宮帷必能如茅焦解衣伏鑕以諫

也假令事涉黃門及中常侍諸曹必能如蕭望
之請罷中書宦官沮困恭顯如束濕薪也假令
事涉外戚必能如劉更生王章鮑宣輩排抑許
史及王氏五侯以下使之不得干預機務濁亂
中外也假令事涉戎狄卽令五單于入朝質子
款塞亦必能如侯應請勿罷邊繕關梁葺亭隧
遠斂煥而於國家大計無致闕失也何者公仁
而忠以直者也能以大誼抗使者於州里異日
必能以大誼抗天子及執政者於朝此於其際

微之動天地感鬼神而捍國家非所爲聲音笑
貌者已予謹書之且以遲公所建畫者何如也

林中岡先生赴 楚藩紀善序

明興以來天台間多正誼明道之士而我中岡
先生則又能世其先大夫尚書恭肅公之學漢
所稱賢良文學不過也繇貢爲縣訓再則爲甌
寧縣諭已而以憂服闋補新建又再則爲我湖
郡教授世所稱名博士特讎經校藝而先生來
獨認認然以力行先其所面授手指大較倣宋

安定公遺意未必能盡如胡公所設科條而抑
多有不舛且盭於胡公者久之擢爲 楚王府
紀善其寮貳以下及帷中弟子數十百人相與
餞之茗水之上且請予文寵其行或按 國家
近代故事仕之屬籍 王府者例不得他徙稍
稍綮欬低徊不自已先生獨捋髯起曰 高
皇帝臣一四海所擘畫輿地比起大寧幽薊轉
入雲中西捷秦晉南包滇蜀百粵下及荊襄汝
蔡河洛齊魯之際瓜分同姓錯峙若繡又擇左

右侍從及博選文學之臣出爲輔導官屬甚盛
事也未樂後建議者始述漢之七國晉之五王
爲戒故稍稍易置以迄于今以予觀之 諸王
府輻湊帶綰固多名胄然亦以世遠疏屬諸輔
導官間多不逮予倘能引漢賈誼董仲舒龔遂
張敞故所匡救次第施行固可補過而明職也
又不然楚控上游古所稱方城漢水今天下之
名山大川鱗次相望也南眺九疑西通漢沔北
顧彭蠡東連吳會予稍及曳裾王門珥筆兔苑
起無以報 明天子萬一爾或曰先生之意
殆遠矣遂書之

贈吳韞菴憲副序

韞菴吳公之守夫杭郡也以寬厚簡靜爲政商
賈慶于市農權于野博士弟子風厲于學宮訟
者直賦者平御史及中丞以下書其最而以聞
於 天子者數上頃之擢爲按察司副使持

節飭溫處兵備事而郡中縉紳大夫共爲詩文若干什以矢歌其事矣予以罷官久與仕路隔然亦數從扁舟入西湖尋天竺飛來諸峯之深而公亦數儼然過焉輒相與爲縮帶交間按公之治行大較竝採兩漢循吏之旨相後先矣予獨異其卓犖之氣有不可及者二故司馬胡公抱天子璽書督兵海上其所躬冒矢石犯烽燧搴旗斬馘飛牒遣間雖漢馬伏波唐李晟馬燧或其流亞也賊且沒而中朝之忌者讒者

鱗次起

世宗皇帝抑獨憐其百戰之勞釋

宥之矣而十餘年來有司猶欲按事撫拾不已適檄公勘公博采羣議不勝欷歔迺奮然釐功罪覈名實事率中寢又有一人焉故以驚悍而隼擊者之材顯功名間世且以甯成郅都呼之矣及以墨敗猶能以氣力撼中貴或往往欲翫法庇之監司亦不能不稍稍却公獨拒而不受嗟乎之二者較之馮唐之白魏尙薛宣之守東海不過也異日者公且入柄政府所爲國家建

大議決大疑侃侃石畫裒然當世非古所稱大
雅不羣邦之司直已乎或曰公益然如玉恂恂
然不勝衣與屨及扣其中則岸然熊蹲而虎踞
雖孟賁不能奪之矣茲故中丞與御史諸執事
之所不及知雖及知之亦或遺之不以書而他
縉紳先生抑或類未能道之者予於是乎言

壽許少崖憲使序

少崖許公幼受尚書於周近湖先生所當是時
公年方髦予時時過先生先生輒目攝之而曰

若固小友也不當在弟子列且多雋才善屬文
未幾公輒舉於鄉又數年中 明天子甲乙

之科出爲南京尚書工部主事累員外郎郎中
及潁州兵備僉事已而坐他構調爲霸州同知
累岳荆德安守常州復調柳州暨梧州擢廣東
南海道兵備副使公於是時以疾上書乞山歸
而近湖先生所以尚書教授杭湖睦婺諸州郡
間帷中多高才生明經釋褐者不可勝數然終
其身執北面弟子禮而嚴事之者獨公爲諸生

冠先生數省試困阨不得第輒罷去家且落或
櫟釜矣然公一登第來歸輒一割所繇中第金
衣之食之一徙官來歸輒一分所服官俸田且
室廬之其或不及來歸也甚且解橐中貯移書
寄之公之仕數以才籍聲望間稍稍數奇或不
偶然積日待次累官二千石方拖黃金被朱紱
佩 明天子璽書出爲古連帥觀察使者之
貳可謂重臣矣而公獨嚴事先生位愈顯所執
弟子禮愈恭嗟乎公於此抑豈可以聲音笑貌

乎哉所存固遠矣予間按孔孟沒而漢興諸儒
猶能紹齊魯諸生之遺其以六藝之指轉相授
受者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諸博士
驚問何師必對曰師事某師或中絀且罷而弟
子位三公爵關內侯亦不敢忘所受經而師事
之者之指故史特書而褒之迄今不衰嗟乎茲
豈可以望於今之世乎哉公棄官歸而所嚴事
先生者不輟也頃之公年六十而先生遣壻君
莫生請予文爲公壽予竊謂公固漢長者其與

漢儒林所稱事田何以下者無異矣公多他治
行烜赫中外爲世聞人然先生方遣壻君來予
故不他及而獨以云亦以風厲世之學士大
夫所當嚴事其師者其禮固如此

張司訓述齋獎序

烏程縣學司訓張君述齋者

世宗皇帝時

故春坊司直張公寅之子公繇御史以直伉名
當世而君亦能世其家學砥其行以名吳中者
也當是時君從州諸生後負雋才試輒前同舍

生今少宰王公廷尉王公輩竝君故等夷以文
章意氣相翱翔聲籍甚已而諸公鱗次入高第
內者歷金門上玉堂侍從

明天子而外者

亦按節鉞開油幢爲世重臣君獨不偶歲晚始
及以貢爲縣司訓嗟乎君若此非天之所以豐
其材而獨嗇其施厚其德而坎壈其遇者乎然
而其訓我長興也長興爲湖下邑予稍稍聞其
以道自約而於以風厲諸生者其於少所世司
直公之學與行無以異也未幾以憂去及其服

闕再訓我烏程也烏程爲湖郭以內邑予又稍
稍聞其以道自約而於以風厲諸生者於曩所
訓長興無以異也又未幾撫臺檄其賢而獎之
邑諸生曹曾王世基蔡用德以下請予文爲賀
予告之曰予非能文者抑豈能爲君重乎哉嘗
聞胡安定先生之教授湖州也一時帷中弟子
若孫覺劉彝錢藻范純仁錢公輔輩竝能服習
先生之教爲海內名流已而天子詔下湖州取
先生所設科條以爲太學法著爲令而先生時

亦入爲國子監直講湖之學宮於今祠春秋不
輟也故歐陽公嘗表其行事曰禮部歲所貢舉
半出先生之門其在當時高第不問知其爲先
生弟子弟子之所私相稱述亦不問知其爲胡
公也嗟乎抑亦盛矣古之師弟子所相爲愛者
如此今張君兩訓湖中邑卽安定先生所授學
處然則生之所欲尊禮其師於以服習其教而
顯其道得無採其遺事循其名責其大義而固
有不必區區文字之請已乎生憮然曰命之矣

遂書之

八大家文鈔總序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竝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竝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蓋天生賢哲各有獨稟譬則泉之溫火之寒石之結綠金之指南人於其間以獨稟之氣而又必爲之專一以致其至伶

倫之於音裨竈之於占養由基之於射造父之於御扁鵲之於醫僚之於丸秋之於奕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之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鼂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輩始及稍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

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
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矣
而况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
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
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序記碑銘頌辯
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竝尋六藝之遺
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浴
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
天啓於是歐陽公修從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

韓愈書手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
古爲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然附雜而起蘇
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
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
籍之遺則共爲家習而戶眇之者也由今觀之
譬則世之走騾裹騏驎於千里之間而中及二
百里三百里而輟者有之矣謂塗之薊而轅之
粵則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
下而唐以後且薄不足爲噫抑不知文特以道

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間工不工則又係乎斯
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則
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陳而三代而下
明堂玉帶雲罍犧樽之設皆駢枝也已孔子之
所謂其旨遠卽不詭於道也其辭文卽道之燦
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
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我 明弘治正
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湊已振詩聲復
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

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
古六藝之遺豈不堪淫滌濫而互相剽裂已乎
予於是手掇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脩蘇公
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批評之以
爲操觚者之券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
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
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
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
盩已謹書之以質世之知我者

文旨贈許海嶽沈虹臺二內翰先生

孔孟沒而詩書六藝之學不得其傳秦皇帝又從而燔之於是文章之旨散逸殘缺漢興始招求亡經而海內學士稍得以沿六藝之遺而轉相授受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其最著者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是也魏晉宋齊梁陳隋之間斯道幾絕唐韓愈氏出始得上接孟軻下按楊雄而折衷之五代之間寢微寢滅歐陽脩曾鞏及蘇氏父子兄弟出而天下之

文復趨於古數君子者雖其才之所授小大不同而於六藝之學可謂共涉其津而溯其波者也由此觀之文章之或盛或衰特於其道何如耳秦以來操觚爲文章者無慮數十百家其間虎步而鷙攫不可勝數然皆譬之草莽之雄項籍陳勝之亂秦王郎隗囂之奸漢唐之藩鎮宋之金遼特擅兵裂土以相雄於其間而已而帝王之統卒不外屬區區孱弱之裔顧得以延其不絕者之如帶躬歷數而正名號高拱而議焉

何哉得其道而折衷於六藝者漢唐宋是也雖其衰且弱也不得而廢也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興甲兵割河山項籍王郎以下是也雖其強且悍不得而與也本朝劉宋嘗拓門戶弘治正德間北地李夢陽攘袂而呼曰文在是矣倡者叱咤聽者辟易於今學者猶勦而附焉嗟乎間以之按六藝之遺及西京以來作者之旨然乎否邪得非嚮所謂草莽而竊者邪傳不云乎聖人沒而微言絕此予所以嘗私爲之系歛而不

能已也友人新安許君海嶽姑蘇沈君虹臺竝鑱志於六藝之道而得其深者也抱古之文後先崛起江以南今且聯珮於承明著作之庭於是作文旨以貽之嗚呼世皆以予駮且非笑之矣獨二君子以古之作者自信而不惑於流俗者也倘聞予言得無異同而領之者乎

贈桐鄉令傅巖高公考最序

春秋及漢以來以吏治聞者惟單父與中牟爲最然絕不聞近世所亟簿書苛聽斷摘奸慝鋤

豪右提枹鼓設游傲恣懷鷲競朴擊以爲聲名
而已也傳記所書而載之者獨彈琴與狎雉兩
事焉耳予竊思之琴與雉去今聲名之吏所馳
驟者何啻粵與薊而千年以來風流逸調所播
之詩歌垂之竹帛尸祝而俎豆之者於今不衰
豈非其愷悌之德博易之政有所深入乎其心
浹於肌漑於髓而固有出於世之耳目所相高
而以馳且驟者之外與桐鄉令高公傳巖者蜀
之大雅之士也繇大行人左遷累官至此予家

茗上去桐鄉特一再舍語所謂壤之齒相錯者
公之抱琴而過也予雖不及數登其臺拊其宮
與商之奏而邑之人所歌公之陽春白雪之曲
朝且夕於吾之耳也公之露冕而郊行處予雖
不及隨公單車所嚮其雉雝之狎與否予不能
知然聞邑之父老兒童所攜壺漿而引竹馬舞
而遮於其左右者殆無遠與近也間問之無不
人人歡且呼曰邑之茂宰也嗟夫公其古之單
父中牟之遺者乎今之聲名之吏所馳且驟者

公故恥之而愷悌之德博易之政公固有所深入乎桐人之肌與賢而百年之下尸祝而俎豆之者當以祠春秋而不絕與茲且滿三年撫按藩臬及郡二千石竝最公之治行以聞而博士李君某以下移書來屬予文侈其事予非聞於文者特辱公之知深且邑之吏民所共口碑公之德政而嘖嘖不置予故次第其言而書之者如此

荆川先生稗編序

荆川中丞公沒予過弔其家訪其遺文間得公所爲左右編與文編稗編者之序已而督府胡公宗憲則梓左編予覆之蓋按春秋戰國以來傳記而纂之者然其傳記或甲乙相互見而公則竝按名氏而裒系之或傳記所不載而公復自他書旁采之况一切出於故本幅裁句裂甚且字釘而非由公之手自摹畫者故其書多訛與複而無次也已而門弟祭酒姜公寶則梓文編予覆之亦按春秋戰國以來薦紳學士所著

之書及其碑銘序記書疏賦頌牋檄誄冊諸文
抑亦上下千六七百年間可謂勤矣然竊疑其
遺缺數多卽及撮而錄之抑或未必盡合古作
者之旨也頃之予姪一相復得其所梓公裨編
者僅什之三已而復得公所嘗三脫手稿者而
稍稍羣諸兄弟及他友人合校凡什之七而終
始之刻旣成予覆之躍然蓋公生平所最鑱刻
者六經所欲以經世自表見者六官故其叅相
考次爲獨詳然六經所研者理也六經所不能

盡公則條次之以諸家之學曰法曰名曰墨曰
縱橫曰雜曰兵曰農曰圃曰賈曰工曰天文曰
曆曰地理曰理數曰術數曰醫曰道曰釋又次
之以文藝曰史曰詞賦曰文曰書法曰畫曰古
器曰琴曰射曰奕六官所攷見者治也六官所
不能盡公則條次之以天下之大曰君曰相曰
將曰謀曰諫曰政曰后曰儲曰宗曰戚曰主曰
宦曰倖曰奸曰篡曰封建曰鎮曰亂曰夷曰名
世曰節曰俠曰隱逸曰烈婦曰方技末復終之

以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衆或訾公所
次諸家最爲龐雜農圃以下不必零及賈工甚
且牛經魚經木經之屬術數以下不必零及讖
緯太乙六壬星命甚且雜占日夢巫相之屬所
次文藝書法以下亦不必零及畫與古器射奕
之屬以予考之易曰聖人仰以觀於天文俯以
察於地理又曰觀乎鳥獸之文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夫謂之萬物之情則天地之間由
跂行而喙息而蠕動甚且一草一木一瓦一礫

其微眇之至未始不本之天地之成變化而行
鬼神者卽如所謂諸家之龐雜而或相瀆亂予
固不能必其盡無而亦不敢遽謂其竝醇乎道
然要之探賸闡幽庶幾古所稱博物君子者特
存乎讀之者何如耳公不云乎善學者由之以
多識畜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德故公
亦自名其書曰稗編稗編云者蓋按莊生所謂
道在稊稗而言之而不敢自謂識其大者有以
也惜乎公之編次雖勤而所自爲折衷其至猶

未之考見云耳豈古所謂有志焉而日不暇給者乎然較之唐宋以來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及章氏山堂考索諸書什且百之矣覽者當自得之

刻漢書評林序

凌太學曩抱先大夫刑部員外郎藻泉公所手次諸家讀史記者之評屬予序而梓之已盛行於世矣世之搢紳先生嘉其梓之工與其所採諸家者之評或稍稍概於心也復促之并梓漢

書爲一編工旣完復來屬予序之予覽而評之曰太史公與班掾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矱勝惟其以風神勝故其適逸疎宕如餐霞如嚙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頤不已惟其以矩矱勝故其藻畫布置如繩引如斧剗亦往往於其複亂龐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尾節腠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濯筋而洞髓者予嘗譬之治兵者太史公則韓白之兵也批兀擣虛無留

行無列壘鼓鉦所嚮川沸谷夷迺若班掾則趙
克國之困先零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嚴什伍飽
餼糧謹間謀審嚮導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故其動如山其靜如陰攻圍擊刺百不失一
兩家之文竝千古絕調也然其間創述難易復
自不同太史公則劄去史氏編年以來之舊突
起門戶首爲傳記且以一人之見而上下五帝
三王數千百年之間故其文已散亡而所聞易
汨所自表見者固多而其所蔽且舛者亦時有

之班掾則僅起漢氏非其里巷長老之所傳習
卽其甲令耳目之所覩記况武帝以前則按史
記故本爲之表裏夫旣綴其所長而避其所短
而昭宣以後則又有劉向東觀漢書爲之旁佐
羽翼其際故及補其闕遺而懲其固陋此則兩
家者所值之異也然世之讀兩家者於史大較
數而於漢大較疎太學君博蒐諸家之說及先
大夫所手授者竝鐫引之諸家間有醇疵相參
於班掾之旨或合或不合者君竝櫛而釐之故

君之所自疏者爲獨多予雖不能遍讀諸所鐫引以印可否而太學君抑可謂勤矣雖然僕猶有一說焉先輩嘗有考史漢異同者予竊謂古之善相馬者於牝牡驪黃之外而善讀古傳記者第亦不當於其區區句字幅尺之間求之苟能於其同也而特察其所以異於其異也而又善悟其所以同而於兩家之所爲風神爲矩矱兩相抵掌處合併而觀之斯則謂之今之伯樂氏亦可也予獨嘉之以請於世之搢紳先生之

有識者云

五嶽山人後集序

五嶽山人後集者沔陽陳公玉叔所論著而以授我於茗上者也公一日走千里使囊所刻若干卷且移書而告坤曰予少以文章自娛然自先秦及漢西京以下無不得其似所最剗心者若賈大中諠若司馬太史遷若淮南王安是也時時數爲摹畫亦時時數沾沾自喜故所刻前集大都本此王廷尉歸尚寶兩公嘗爲予品畫

而序之其所稱述亦大都以此已而予稍稍棄去竊以爲文章者所當天地間日月風霆山川疆域昆蟲草木之變而繪之成象觸之成聲者也彼賈太中以下或得其解耳恐不必如故所摹畫爲也於是時予之文譽日以起世之請文者日以衆所當濡毫臨繪而應者日以焚且不給故未嘗一句一字摹畫賈太中以下而抑未嘗不一句一字鼓鑄賈太中以下卽或類與否予亦大都以之次於心而絀於眉睫也或漫

矣又告之曰君今之韓歐也其爲我序之嗟乎予非閒於文者豈敢當韓歐哉予又安敢附王廷尉諸君序公之文乎哉然公所自謂近且不欲爲摹畫不欲爲沾沾自喜而獨以天地間所當繪而成象觸而成聲者以爲文章之旨此則幾於道矣殆公所自得者之至而前集與後集間或相及不相及恐於公亦不能不以之自譽也予未之面公聞公之年尚富其於道也日以勤異日者之以文名當時而傳後世蓋有不特

今之聞人所稱述而已者噫予雖不敢當韓歐然公之所云或韓歐氏以來未墜於地者之一綫矣予爲公書而序之者如此不識公謂然否

贈梁少謙教授吉安序

傳稱孔子以其道教授諸弟子鄒魯之間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四方之士輻輳而至焉及其沒而百年後猶相與翱翔闕里世其皮弁俎豆大射鄉射之學而登堂誦禮者不缺也已而又得孟子泝其遺響而紹明之戰國以還寢微寢

昌雖經秦人坑燔之餘而其教不衰吉州者今之鄒魯也歐陽文忠公以來文章節義之士彬彬矣正德間陽明先生提戈其地首揭良知二字以爲赤幟而鄒司成公守益聶司馬公豹歐陽宗伯公德羅司諫公洪先及他名賢稍稍振起於是時海內之士霧沓飈集而至若百川之注海焉斯文之旨煥然若日星及陽明公沒帷中之士故以高弟稱者頃復相繼零落殆盡闕里之風或少衰矣茲者梁君以教授吉州過焉

梁君者撫之質行君子也其諭我烏程也故以
忠信孝悌之道禔其躬而數共諸弟子折衷乎
六藝之至不特世之師儒之官區區簿書卯酉
而已者撫與吉爲同鄉譬則鄒魯龜蒙嶧山之
壤所相齒而錯者也君以鄉之後裔木鐸乎其
間上泝孟軻氏紹明闕里之旨而爲之振響焉
吾雖衰且耄抑願爲之傾耳以聽也已

白坪先生詩序

古有言曰詩言志又曰志者心之所之故詩三

百篇其所列之爲國風雅頌者非特后王君公
卿大夫士所歌之闕庭奏之宗廟可以徵天地
感鬼神卽其田野里巷婦人女子竝本之性情
心術之間發諸味嘆淫泆之際神動天解而得
其至者也漢魏而下猶有存者顏謝庾鮑以來
共相與摛心鑱腎諧聲攷律其言益以工而詩
之所從來者稍稍陵夷矣天寶大曆而下其所
爲音節之微幽眇之旨譬之孫吳之兵部曲什
伍勾聯擊刺逾玄逾微變化錯綜然於古者因

心爲志發志爲詩曩之所謂神動天解令人讀之而懽者舞蹈悲者歛歔或僅僅矣近代搢紳山澤之士競相摹倣刻畫故其以工而馳驟大曆以還者什而二三然或非由中之情發之爲無從之言語所謂優而叔敖者之衣冠句而富裝者之璣翠或亦什而六七纍纍不絕也桐鄉令高君函其父白坪先生所爲詩者授予予伏讀之爲古體近體絕句歌行若干什大較先生材由天授束髮登朝卽與世之名流相倡和或

視草省中賦頌宮闕或宦轍四方嘯歌山水解綬以後所共田夫野老騷人墨子宴酣淋漓探筒分韻者日無間於近代之摹倣刻畫固有所不屑然於古之搢心鑱腎諧聲攷律一切音節幽眇亦時時相符合又未嘗不川呼而谷應者何則先生之心澹以遠先生之風澤朗以鬯嘗聞古之好書而臨池裂繒濡髮噴墨人或目之爲顛且癡而於中神理顧自湊泊也由此觀之先生雅好詩而其胷中所自得則固有出於詩

之外而非世之酸餽所得而及者故不必詩之
工而亦自無不工予固知有讀之而一唱三歎
者已今君屬予序予非閒於文者獨愛先生諸
什似於古者詩言志之初不相悖若世所競氣
格韻折蓋有不暇論者謹指次如左以遺採風
者之錄焉先生名世彥字某內江人嘉靖壬辰
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學者稱爲白坪先生云
贈武康令梅響山公徙奉化序
武康令梅公以治行聞且按故事所待 璽書

之召者久矣頃之忽聞御史中丞暨巡院竝飛
章以疏之 天子大略謂公之材譬則干將
可以截虹霓而薄日月者第無令試之隘邑爲
也而奉化者枕海而邑其地以蚶蛤爲利其俗
驚以獷獨武康令梅某多彊幹請徙武康令令
之諸搢紳大夫所雅從公宴遊者共爲祖之茗
上坤觴而前言曰公茲行也其將移故所令武
康者而令之哉抑他矯也嘗聞三齊之間多武
健而秦之一切督責之後民不勝其法矣曹相

國參過之獨聞蓋公善黃老言其道貴治清淨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而舍蓋公焉齊稱大治嗟乎彼言之微其去吾堯舜周孔之道特髮也公得無厭予言乎哉聞海上多異人其有龐眉野叟拄杖而出如蓋公者否乎有與無不可知願公下車首採故曹相國所以訪三齊者於以弓旌乎蜃波之間毋沾沾乎以今之所以治武康者自喜也

白華樓續稿卷之八

白華樓續稿卷之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邑人姚翼翔卿編

序

賀邑侯鑑池李公膺封序

按國家制京朝官文七品以上武五品以上越三載例請天子之璽書推恩所生父若母并及其妻無論最與否再命則三品而上為大父母三命則二品而上為曾大父母間際國家

有大慶則又朝受命而夕拜恩者外則藩臬郡縣之吏苟非越三載與撫按使君所論其最以聞雖有龔黃卓魯之聲不以及而武弁間則始襲職時或例署後則稍稍闊絕矣無他內則地邇而易渥外則地遠而難徧此搢紳介冑之士所以獲則榮不獲則系歛太息譬猶雨暘之澤際天所覆而陰崖之卉往往隔絕其勢然也予李侯鑑池公之綰縣印綬而過歸安也五年于茲矣撫按使君所最其卓魯之治行以聞者三

且四例得請

天子之推恩如制而按公之

世將家子聞先公故隸蘄州所爲千戶侯卽如仲兄某繇翰林庶吉士出爲給事中例不得以七品而推恩所生以故僅贈先公爲武德將軍而母夫人則引所竝先將軍者之階封宜人矣侯之階與給事中等故例不及推先將軍與太宜人而天子所賜璽書也特封侯爲文林郎并贈某孺人與封某孺人而已當是時邑之父老及他搢紳先生竝謂侯起州縣吏蓋於制

所不易者共歌而榮之邑博士陳君某等闔帷
中諸生又從而盛供張以入賀之遣吳生人豹
王生應芳來請予文侈其事侯始聞之若色喜
已而復低徊久之蓋恥所請者僅及身與兩孺
人而先將軍與母夫人猶未之及也茅某迺前
席而颺言曰諸博士弟子之所侈者淺矣而侯
之所獨引低徊不自已者抑未也竊聞古君子
所貴者立身行道揚名於世以顯其親制所推
恩者得之不得曰有命我輩胡得席國家制以

爲侯慶也間按侯之治行不特曩撫按使君所
最而已異日者列 天子之左右爲侍從出

則佩 天子之璽書與印爲國家建萬里勳

外以鎮邊疆內以翊社稷吾不知於古所稱立
身行道以顯其親者何如也豈特先將軍卽如
侯之大父母與曾大父母而上其所按國家之
制生則衣霞帔珮明璫沒則加封號褒墓原銘
之鼎彝列之旂常而國史所書而聞之後世者
殆綿綿乎未艾也衆顧而躍然曰唯唯予於是

次第其言而書之以系侯革帶錯衡之間

歷朝文選序

歷朝文選者予友姚海屋公所故嘗讀春秋以來而戰國而先秦而兩漢而魏晉而六朝而唐而五代而宋元及我朝諸家之文而錄之者也凡三百四十九首刻既竣屬予序予非知文者間讀公所次凡例大較公所自好絕不以世之耳目所嚮者爲塹而抑不欲以古作者及所哀輯者之旨爲案故其上下二千年間佳兵者錄

析道者錄遊俠者錄詭辯者錄豔情者錄涵酒者錄憤咽者錄夷曠者錄忠而湛身者錄叛而飛檄者亦錄言之出於仁人莊士者錄其或雜之以狂猶而謔諛而叱咤者亦錄代不必先秦西京人不必班馬鼂賈聲不必黃鍾大呂調不必商彝周鼎特其言之感乎情覺乎心合之手機杼而公所自爲解頤處輒爲之蒐而入之又從而鐫評之且南宋以還下迄近代公之中所彙括特多故公亦自云司馬韓歐及蘇長公以

下不得不嚴其他則稍稍寬假以備諸家然則公之好古雖切而其所從而恕也蓋有自矣嗟乎孔子嘗讀古之詩什殆三千及其芟去而僅存之特什之一或猶疑其不免鄭衛之雜焉甚矣非獨立言者之難卽如次而述之亦所未易也噫今之人試以桑間濮上之音而絃而歌之謂非國之風而山姬里婦之所各言其至者乎予謹書之以復于公且以弁所刻之首公名翼字翔卿少負雋才而善文章貢爲廣濟令別有

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張少拙翁并孺人雙壽序

客有鄭生某甯生某過予草堂伏地而曰予兩生者廣德州博士弟子員也而予州之貳張公某於漢所稱循吏不過者公以明經貢然多彊幹材適州刺史員缺署州事其於州之利弊及一切竊此狡黠囂囂獷悍與夫棼結難治處公竝爬搔而釐之又從而宣覽之於州諸生則又躬爲雙經術校文章而督訓之按節使所書其

賢與能以聞於天子者歲且再州之里巷老稚無不人人呼曰吾父母也無不人人願請國家如漢故事卽移署稱真而無路也已而又膝席曰公之材若此抑繇其父守拙翁能世少師文忠公之教方其起家公卿後輒奮流俗恥統綺甘苦約其所鑱躬砥行有儒生所不能而公獨能之其所抗宗族睦鄰里禮寒士則又往往採古鄉先生獨行之遺而稍稍醞釀之間有他少年刻鏤侵軼公又不以校濡忍而謝之故

郡二千石數聞其行概大都類漢長者檄而召之而鄉飲於學之宮而其母王孺人又卽故禮部尙書王公瓚家之女抑亦頗以故所遺簪珥圖史之舊而櫛之閩帷者也竊惟公故抱異質然出而習其訓於父守拙翁入而習其訓於母王孺人者則又章章如此傳不云乎古人之祀川也先河而後海石慶所以躬數馬之勤者繇有父也羊續所以矢懸魚之清者繇有母也茲且竝以春秋高年七十矣聞其鄉之諸子弟共

倣古者幽風行葦之遺而以燕養老或歌而曰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歌而曰酌以大斗以祈
黃耇予兩生而下則頻年所嘗師事公公所惟
而督訓之者也敢不附其鄉之子弟後而稱觴
前壽也乎故願乞一言以獻予嘉兩生所匍匐
而請蓋卽古者年之貴乎天下之義也而廣德
州於予湖爲東西壤州之人所口畫張公之治
與行大較與兩生合予亦不勝嚮往故綴其言
而書而復之者如此

贈劉戴菴令瓊山序

瓊山者海上所席蛤蜃魚龍之宮以爲縣故隸
珠崖而漢賈君房所嘗疏請于朝而棄之者也
其地饒齒革珠璣龜貝翡翠而富然亦阻山而
與黎齒相錯故世多晝剽軍興者之患桂陽劉
君某者予監試南粵時所錄士也其訓我湖也
以忠信敬讓稱頃且補瓊山令而諸博士弟子
員共爲供張茗水上請予文以寵其行予酌而
告之曰唐柳子厚之刺柳州也世嘗以其善文

章多材指且柳去中國萬里而憫惜之者頗衆也。已而子厚獨能不夷其土興皮弁俎豆之化與土之人相揖讓柳於今號多材賢焉。予覽韓昌黎所碑羅池而尸祝於其土者迄今耿耿也。劉君者讀其書想見其人得無與之相爲後先而伯仲其間者乎。聞先正丘閣學以來瓊山詩書冠帶之俗稍彬彬上國矣。願君益鑠刻奮勵務鬯。明天子之德教吾將移文賀君之得且以併弔君房者之失於以慰子厚者何如也。

贈羅少府仰齋序

世之所稱豪雋倜儻之士入而仕於朝往往謂不爲宰相必爲諫官傳所稱得志是也。其次在外則莫若郡縣蓋以郡二千石卽古大國諸侯裂千里河山之間以爲治而縣亦稍稍比於卿大夫之采地而食也。屬古者分土分民之近得以提印而專城於其際以席其賦訟刑爽福慶利澤之權所謂其職專而澤易流也。故詩有言曰民之父母其所輶轄而難則界河山之錯壤

而貳且叅於其間上之不及專其郡下之不及專其縣其所職者大較以其地鑄山煮海椎埋剽劫以爲奸特援枹鼓列游徼相與蒐而薙之蓋所謂介乎郡縣之間而不得以專其郡縣之職以媚乎民唐宋以來鈐轄諸司是也今明天子特採撫按所疏烏鎮者隸兩省之交而諸郡縣之游冶少年互相毘毘以爲窟煮海剽劫之寇無日無之殆無提印專城之施而獨切枹鼓游徼之思而諸郡縣之壤齒相錯又或數

以不相鈐轄爲贅疣也於是改故所稱添設館通判而特授以同知并給之印曰浙直分署若曰諸郡縣間竝其所及便宜施行云耳然於時特草創於吏民間猶曠而岍視也銅仁羅公來下車輒訪利病獲故所草竊蕉蒲之間者若干人次第收縛之獲故官司所統戍卒舩艦兵糧堠及他所闊略而窒礙處竝釐而爬之革之又適地方歲侵民飢諸所煽而囂者公又從而髡之震撼之且公以忠信之行廉白之操與遠近

吏民相爲招徠者四三載席公所後先施行雖
不及世之郡二千石與縣大夫之分土而分民
者相露冕而勞來吐哺於遠近而公之澤抑已
匱矣撫按使君所書公之賢與能而聞之

天子者三湖之吏民矜其政且疑中朝他徙
者之命或旦夕至而又惟恐其去之亟也聞某
月日適公懸弧之辰相與爲酒前壽而里中諸
弟子徵予文以賀鹿門山人茅坤聞而系之言
曰公之年僅艾按古者養老之典猶不得在珍

從嘜祝之列而公方翱翔王路蓋壯而仕也二
三子奚爲遽引世所誇詡者以佞也然公之澤
鬯於里之遠近則公雖非專一郡一縣爲職而
父母之者勤以至矣幽風之詩不云乎爲此春
酒以介眉壽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諸弟子
夫旣父而母之抑可以是入而膝席也已或曰
然於是書之以壽于公且指次公所於今有司
之難爲吏業者而公獨彰彰乎如彼也

壽督府近岡吳公序

秦罷侯置守來天下之名都絕徼重關列鎮數
出天子之卿及列侯將軍按節鉞飭戰鬪以填
之世且綦布海內矣其間開疆拓土舉旗斬馘
以顯功業於時者不可勝數然皆不以稱而傳
記所載獨羊叔子之填襄陽也以輕裘緩帶風
流文物晏然以自媚於江漢之上甚且吳之人
亦忘仇而擁戴之其所碑之峴首銘之竹帛而
祠之州郡者於今赫赫若昨日事也異日平吳
史官猶不欲以盡與杜元凱而特揭而書之以

推本於叔子之身後焉嗟乎此其際微矣他所
出填者率相矜奮以名而叔子獨以其仁名特
電之爍而仁則海之釀焉耳邇年海上軍興浙
且多故矣我近岡吳公奉 天子璽書而過

也忠信倜儻多大度不喜功不炫名海上之烽
燧不至而公抑得以採羊叔子故事幕府油幢
之間約文書遠斥埃其所稱輕裘緩帶風流文
物若將與羊叔子千古相照耀焉吳越諸州郡
將吏第文恬武嬉歌詠 聖朝而已州里間不

聞狗吠之警也豈傳所稱古今之人同不同而
公固今之羊叔子歟且叔子以平吳不世之功
遺之身後不膺爵土不列旂常也今固幸海上
無事藉令如故時所稱塞旗斬馘而上公之度
抑將有所恥而不以居者歟甚矣公之仁也甚
矣公之仁庶幾叔子也秋八月十五日公之懸
弧之辰也傳曰仁者壽予不及膝席稱觴上壽
特按羊叔子之以其仁而民到于今歌之者以
獻

賀俞定所公擢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序

宜興定所俞公之爲台州理也治行冠江以南
而諸按節使君所數最其賢與能以聞於

天子者七項之擢爲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客或
以吏部世所屬清且華者之曹也而南則散地
也譬則驅千里騾馱歷塊過都者之材而羈且
食之內廐云爾予竊不然 聖祖百戰而得

天下而定鼎于茲周之豐鎬漢之鄠杜唐之渭
南宋之洛陽在焉非特我 國家天造草昧車

書輿圖城郭宮闕西接江漢南控北粵北枕淮
濟東望扶桑固在掌股間而所當燕磯牛首新
亭石城六朝以來帝子王孫名臣碩卿騷人墨
客名縉道流之跡往往綦列星羅點綴煙崖霧
壑者之深予舊從吏部後待罪南省其以簿書
吏人之散數共二三寮友攜樽疊賦招隱者旦
且暮也甚者歲時伏臘清明上巳或告休沐則
又稍稍與傳記所稱不顧尚書期者是已聞古
之仕好飲者則請守酒泉好丹砂者則請令勾

賀俞定所公擢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序
宜興定所俞公之爲台州理也治行冠江以南
而諸按節使君所數最其賢與能以聞於

天子者七項之擢爲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客或
以吏部世所屬清且華者之曹也而南則散地
也譬則驅千里騾裹歷塊過都者之材而羈且
食之內廐云爾予竊不然 聖祖百戰而得
天下而定鼎于茲周之豐鎬漢之鄠杜唐之渭
南宋之洛陽在焉非特我 國家天造草昧車

書輿圖城郭宮闕西接江漢南控北粵北枕淮
濟東望扶桑固在掌股間而所當燕磯牛首新
亭石城六朝以來帝子王孫名臣碩卿騷人墨
客名縉道流之跡往往某列星羅點綴煙崖霧
壑者之深予舊從吏部後待罪南省其以簿書
吏人之散數共二三寮友攜樽壘賦招隱者且
且暮也甚者歲時伏臘清明上巳或告休沐則
又稍稍與傳記所稱不顧尚書期者是已聞古
之仕好飲者則請守酒泉好丹砂者則請令勾

漏公固漢東方執戟唐賀監者流也獨不曰避
世金馬表請秘湖已乎公之材於吏業無所不
宜而其性資特澹宕夷曠殆所謂身入乎市朝
簪紱之間而其氣則之乎麋鹿薜蘿之叢者已
公聞之而色喜曰予猶幸白頭翁與母在竝春
秋七十矣予家相去僅數武倘及御籃輿載之
都亭語所謂出不忘君入不忘親蓋庶幾乎古
之北山之什與捧檄之義而兩適之者客曰然
遂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代作

萬曆壬午秋八月巡按御史張某奉

天子

璽書監試事按

國家制比吳越諸州郡之士

而三試之獲九十人而錄其文之雋者二十篇

以獻屬予序之末簡間按吳越畫江縮海以爲

國而春秋以來闔廬勾踐所嘗霸諸侯列冠帶

其以會盟車書之盛與晉楚爭衡也舊矣司馬

晉以後風流文物爛然江左及宋南渡迄我

明興遂擅海內大較今

國家歲所合南北直

隸及十三省之士試之南宮而以進於

明

天子之庭者什二三焉予嘗遵錢塘登會稽及

泝漢太史公司馬氏所吊禹之遺烈其所當山

川之吐吞風氣之磅礴亘斗牛薄虹霓非特古

所稱一都會而已也故嘗按吳越之士公子札

范蠡言偃以來世多聞人卽如今諸生所挾冊

以試于有司者言人人殊予間覆之其言冠裳

則似禹之南會諸侯而執玉帛者萬國其言鞭

風叱霆精光四射則似歐冶之干將莫耶其言

一八
精麗青蔥則似西湖剡曲其言澹宕縹緲則似
鴈宕赤城其言滉漾無垠則又似東望扶桑北
眺碣石而鮫之宮蜃之窟以相波濤焉猗與美
哉洋洋乎誠所謂大國之風而諸士子之颺翔
而霧選於朝者有以也雖然予竊有一焉茲諸
生所言也卽古者詢事考言之初也獨不曰乃
言底績已乎言也者文也仲尼不云乎文莫吾
猶人也迺若績也者則所以體之心見諸行事
於以發之乎立朝而泣官臨民爲也他不暇引

卽如我 國家劉公基章公溢葉公琛宋公濂
王公禕始以帷幄訂謨文章典禮翊戴我

高皇帝草昧之際者當與商之萊朱周之閔天
等其他戡亂定難身捍社稷則于公謙仗節死
事欵歔嗚咽則方公孝孺孫公燧抗聲直諫死
且不避則章公綸張公寧正色率下大雅不羣
則商公輅謝公遷道貫天人功蓋華夏則王公
守仁抒忠發姦彈壓中外則胡公世寧理學淵
懿領襲士林則章公懋陳公選其他名臣碩卿

後先鱗次屬望儒紳者不可勝數斯皆吳越諸
州郡之產先民之考鏡也斯皆所謂考言而底
績而黃鍾大呂與日月俱遠者也爾諸士子所
沐 今天子嚮明之化十年于茲抑亦深且
遐矣得無上採公子札范蠡而下之流風餘蘊
下按今 國家劉公基宋公濂輩百年勝述所
相與銘旂常垂竹帛者互爲烜赫熠燿已乎唐
陸忠宣公贊之知貢舉也得一 昌黎韓愈而唐
之文崛起八代之衰宋歐陽文忠公修之知貢

舉也得一蘇軾而宋之士通經博古爲尚史官
書之於今播人耳目耿耿不磨若昨日事茲則
爾諸士子之所以不負有司而於吳越之山靈
歛光而流潤也茲則御史監試事者之所以報
稱 明天子而予黨百執事亦稍稍古者拔
什得五之遺而少追辜戾也爾諸士子其謂然
否是爲序

浙江鄉試錄序

逸而不刻

萬曆壬午歲大比天下之士浙江巡按御史張

某千里馳使者函幣徵聘屬予校文事予不勝
躍然喜蓋聞吳越諸州郡之雋逸奇崛也舊矣
未幾覽邸報稍稍聞兵變中外籍甚則又稍稍
惶怖不能無戒心已而前行又稍稍聞御史按
節而戢 天子且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僉都御史張某疾馳而至下車之夕又適他游
徼者嘯聚焚劫特張甚於時協心闔謀即日戮
首亂散支黨衆隨以定比予入境諸州郡間文
恬武熙烽燧不聞古所稱車書輻輳而翕然嚮

風是已予竊歎

國家銷禍萌駢慶澤抑絲其

措置得人如此已而御史按故事嚴棘闈戒近
警飭百執事以游徼於外又飭百執事以肅將
於內提調則屬某某監試則屬某某而予輩
之後先至也屬予某暨某爲考試官某某某
某某爲同考試官明日進提學副使劉某所最
諸州郡士之秀三千七百有奇而三試之予輩
按經分曹而讎其文遵 國家定制得九十人
而錄其文以獻予三覆之大較其言理道則剖

六籍叅三才而折衷於聖人者之至喟然歎曰
豈禹穴故所貯圖書者之遺也抑亦言偃所故
嘗逾淮蹈濟北學於中國而得聖學之精華而
南者與其言辯古證今鑿鑿中名實按得失洞
筋濯髓揣心鑿腎而可席諸施行者非特世之
剽塵言組淫辭而已也又歎曰豈吳公子季札
所嘗歷聘而觀十五國之樂辨小大徵存亡抑
亦伍胥范蠡大夫種而下所共闔廬勾踐興兵
剗伯於以改其斷髮文身之舊以之抗上國而

虎瞰中原者與不然抑亦諸士子所被服先氓
野老之教迄今國家嚮明之化垂二百年于茲
故及風行海流刊其華而茂其實與頌者

聖天子採言官釐文體飭功令詔下所可以求
海內之士屢矣今御史所裒諸士子屬公車上
計偕下之可以次南宮上之可以對大廷仰副
側席之懷者彬彬矣予不自揆復諭之曰嘗聞
傳稱平原君合從於楚思獲文武之士二十人
與俱且十九人而無以滿也毛遂前自贊曰倘

處之囊中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出也爾諸士固吳之干將莫耶今幸選而處之囊中矣異日之脫穎而出其能耿虹霓薄日月剗犀兕截蛟龍抑彰彰然能如毛生所請已乎衆曰唯唯是舉也御史某旣矢志所司而都御史某首翦姦萌次揆文教巡鹽監察御史李棟聿持繡斧不聞風聲戶部員外某工部主事某南京戶部主事某又各以使事至外則有左叅政某某而左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暨某某雖他徙及遷官

以去皆所謂分勞於外者也以函牋入賀天子萬壽則某某例皆得書故以書

浙江鄉試錄後序

係重作不及刻

萬曆壬午浙江鄉試事旣竣監試事御史張某遵故額解其士之中式者九十人而錄其文之雋者二十篇以獻復屬予序諸末簡予不自揆爲之言曰夫所謂中式者特有司所操尺度以繩天下之士云爾國家罷隋唐詩賦其所爲經義則按漢西京以六籍之門戶起家所爲四

書義則總之以宋程朱氏表章學庸語孟之遺
而論策表判則又雜採歷代分曹署局考試之
法而折衷其至者也 國家所轄南北直隸及
十三省歲按子午卯酉而羣其中式之士以升
之禮部者餘千人而浙所獲什之一焉明年則
禮部羣所中式者而覆試之以入於 天子
之庭大較三百而羨而浙所當亦數什之二焉
無他司馬晉以還詩書冠帶半屬江以南吳越
州郡間彬彬乎古齊魯矣雖然予不能無懼焉

爾諸士予黨所共按有司之尺度而日夜刻賢
鑿心而求之者然謂其非古六藝之遺與漢氏
以來諸名家者之至固不可也謂其竝漱古六
藝之深與他按漢氏以來稍稍言言相印心心
相授受亦不敢也嘗聞伯樂過冀北而冀之馬
無留良焉今浙之鄉試所當 聖天子之臨
御者午且再矣茲舉也謂其非浙之俊髦而前
所當卯之比子之比與酉之比者之留良焉固
不可也謂其遽能盡浙之良而異時所爲酉之

比子之比與卯之比殆未易得其當焉亦不敢也孔子不云乎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甚矣世道之降風氣之漓辭之枝葉日以繁而孔子之聖猶且不能不失之及門之高第而况於今之世乎况於予黨之猥陋者乎監試者之哀次若干人而貢之天子殆屬予黨以伯樂之知而飾爾羈勒爾轡翦拂爾鬣以待明天子之內廐將附世之飛兔騶裏歷塊過都者之馳且驟也

遲之以十年二三十年之間無論後先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與否衆且指而曰某也歷侍

從以經術名某也歷尚書郎及給事中御史以

伉直名某也出縮州縣印綬及郡二千石以循

吏名某也秉鉞塞垣及他重地以方鎮名某也

出將入相翊戴日月以古之方叔仲山甫名甚

且時之盤錯棼結則又以漢之諸葛武侯亮唐

之李鄴侯泌名斯則孔子所謂言與行之合也

或又稱之曰茲則浙之某科所錄士也予黨固

與有榮也倘遲之以十年二三十年之間無論
後先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與否衆且指而
曰某也佞某也詐某也以寵賂敗官某也以狎
邪骫法茲則孔子所謂言與行之睽也或又訕
且詈之曰茲則浙之某科所錄士也吾黨亦與
有辱也嗟夫聽其言也予之事往矣其得與失
也不可追矣觀其行也則世之公議要之百世
之下猶凜凜者其得與失也爾衆士得無深懼
乎哉是爲序

浙江壬午武舉鄉試錄序

代作

國家越三載則分比兩直隸及十三省詩書六
藝之士而文試之以升於南宮已而又各引內
外所籍將家子及州里控弦之士而武試之以
升之大司馬制也萬曆壬午秋八月巡按浙江
監察御史張某既按故事文試之錄其文之最
者九十人以獻矣又再越月復按故事籍諸州
郡所隸而武試之得三十人以併獻焉予按吳
越諸州郡間其所稱彊弓毒矢介馬而馳或不

如秦晉幽薊及三齊之跳盪而至於挾孫吳韜
鈴之術以上下翕張其間則翩翩乎來矣無他
風氣之南北各擅其所至以相雄故也然予竊
有一言焉蓋隨風氣之南北而之焉以之而各
擅其至者特水土之習焉爾然其忠義所奮以
之敵愾一也獨不聞吳之先故嘗有吳王闔閭
及將伍子胥輩所嘗以飲飛水擊之士困越駭
齊而與晉悼公嘗抗中原者乎又不聞越之先
抑嘗有范蠡大夫種所統君子六千人渡江而

西爲三軍以肄吳而卒以亡夫差霸上國者乎
卽如嘉靖中葉始諸倭奴之內犯也引烽列燧
海上鼎沸矣 朝廷徧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
嘗之猶不能蹶其一旅已而 天子震怒令
提督諸司竝郤羽檄專募土著不二三年間而
金髮衢處諸所掘山斲礦之夫攘袂以出海島
遂平甚且頻年將校挾之而閩挾之而薊於今
海內之指嫖姚而力戰鬪者必曰浙兵嗟乎此
非嚮之故所習爲統綺而輕裘緩帶於其間里

者乎予故曰特存乎忠義所奮者何如耳宋人
或言曰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
麤材而其以策試中者亦皆區區章句無用之
學予獨不然謂天下熊羆爪牙之士盡出於武
舉固不可苟謂天下熊羆爪牙之士不必出於
武舉亦不可唐之李郭宋之宗劉諸名將可驗
也語曰拔十得五茲三十人也苟及人爲奮袂
以報國家而什且獲二三焉諸有司固可以
復今 明天子矣是役也監射官則某某考

試官則某某例得以按故事而次名氏以書之
者也故併書是爲序

沈氏族譜序

近溪先生繇貴池令乞山來歸也手爲譜移書
告茅坤曰予家世五代以前不可考宋藝祖初
諱文德者起家錢塘安溪之北數傳而諱秀者
贅爲楊王沂中壻沂中者所嘗從岳武穆王飛
提兵荆楚間以戰功累大將者也秀故佃僮多
大略而又以壻楊王家故累貲鉅萬田園陂池

狗馬之富甲邑中又數傳至進贅於溪之南全
氏生子曰榮積德累仁而富益饒榮子二曰顯
曰順順卽予父故嘗補布政使司祿而以文無
害稱者也及予以嘉靖癸卯中浙江鄉試稍稍
以詩書之澤潤其身以及其族矣竊悲族故無
譜予於是倣宋歐陽公脩及蘇公洵所爲譜譜
溪之南凡六世譜溪之北凡九世而族之支庶
頗可次第已然又以歐蘇兩家譜第譜其世系
而已而族繁且遠則墓衆多而碑碣或蕪廢矣

考之周官猶有大夫掌邦墓而葬以其族也於
是次之以世墓祖先所披草萊立門戶長厚之
澤慶流苗裔不可忘也於是次之以世錄世德
傳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音聲而况貌像
乎或存或不存而子姓之祠春秋不能不系歛
低迴也列冠裳而其僅存者猶什二焉於是次
之以世像至於累世銘傳與縉紳大夫及騷人
墨子所共以文章詩歌之什相贈貽唱和處爲
子孫者不可不知也於是又次之以世章茲則

於歐蘇二家譜之外予別自爲機杼者如此予少從君遊君之文且遍海內矣能獨無一言挂於茲編以托之家乘乎坤伏讀而題之曰竊按小史掌邦國之誌奠世系辨昭穆蓋言諸侯卿大夫之世也而太史公之撰史記特採世本然三王而上猶多缺次漢魏以來宗法廢而譜牒之在江以南者其爲著姓鉅族僅僅若晨星矣其餘中州及河南山東西諸州郡所遭兵革百戰處大略燬沒流失已善乎君之所自序曰於

草木枝藝飲食所嚮猶不可無譜也而况於學士大夫所自出乎古聖人所稱自仁率親自義率祖茲編也可以昭百世已

採風錄序

吳江故稱江以南鉅邑然其地枕五湖之水而魚龍爲宮故數亦多水災爲患故縣令以賦不辦罷及杞上徐公之縮印綬而過也適中丞乘傳部署按擊邑遠近洶洶公入涕洟出而擁餓者輦野死而無葬者於路中丞色沮輒罷擊邑

遠近歡且戴而間徵予文以贈之矣又二年湖
復嘯夜半水溢冒城郭八尺或九尺而強室廬
倉庫牛馬什器與老穉男婦之漂而沒者殆萬
家公於是時爲之疾首頓額以出吊於郊毀服
減膳以勞來於野又從而飛章告變於郡二千
石及中丞以下所諸按節使者之庭甚且伏地
過慟而不能起亟爲之請蠲發賑勸分弛征散
樸埋骼日夕匍匐廢寢食其所最漑於民之心
者當 天子薄賦之詔所嚮也公按邑之被

災爲上中下三等而以例蠲者緩征者旬日間
徧召邑之父老而躬爲部署而均之故時里胥
出沒者之患竝爲擯去於是邑遠近稽首帖服
雖稱瘠甚而無復怨咨之聲矣其他省文書汰
囚繫簡詞訟譏盜賊招流亡與一切拊循凋瘵
之政大都類此已而邑之縉紳先生與博士弟
子及他山澤之能言者往往共爲採其行事以
歌謠諷頌於野或爲哀而梓之邑金生某某某
輩來請予一言以弁其首予喟然歎曰公何以

早譽之至於此也我知之矣民之情與上之政相爲噓吸吐納也如響當其虐則讐撫則恩譬之天地之氣至則草木鬯而百鳥和鳴氣閉則草木落而鳥爲反舌而無聲此於其間天動神解雖古之監謗市佞而不能售者子產之令鄭也始則毀之再則頌之上之人豈能劫而強之聲音笑貌乎哉予湖人也於公之所按之封齒相錯故於公之戴星所出入處採風而聞之也獨詳春秋不云乎士傳民語予故於其請也不

能辭而署而題之曰採風錄系之以言者卒如此且爲書以告公曰古者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由今觀之異日者畏壘之衆所相與採溪壑沼沚之毛而俎豆之於其上未必不自今日始也然詩有言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子產之賢而猶毀者半頌者半倘持有終之懼茲則公之所以令聞無已也不知公謂然否

羅少府仰齋公還山序

世之仕大較郡縣之長有分土有分民而有提
封專城者之重方其操印綬南面而嚮其人而
廉且仁也懸魚之潔挾纊之澤益然而方行於
涖官臨民之間而世之耳目不能亂丞貳以下
則半屬提職半屬俛事長外雖聯珮比袂若鴈
行然而內或頤指氣攝偃倮脂韋卽其懸魚之
潔挾纊之澤有所不能專職而遍施於其下亦
有所不能專職而遽信於其上其勢然也其長
而端好惡持博大者也則丞貳間提職之外猶

無他忌不幸剛愎則席權而怙威易以凌險諛
則卻曲而睚眦易以傾其於寮貳聯珮比袂而
進也甚屬鞅掌枝柱而不便者蓋嘗譬之室家
矣楚之人有兩姬焉有一人則不特粉黛簪珥
之飾而已而儇倩脂澤雖雖然疑於古之窈窕
者爲也而楚人之寵而悅之也從而私之以牀
第私之以筦鑰情也有一人焉則粉黛簪珥之
間固已懸矣而又傴俚而戇直訑訑然疑於古
之礪磳者爲也楚之人不察而憎而怒之也甚

且恣之以奴隸恣之以譴謫亦情也然而僂倩
脂澤人也彼第盡其婦之柔順者而已而非必
盡爲狡以妬也其僿佻戇直人也彼第不能盡
其婦之柔順者而已而亦未必遽爲罪且鑿也
今也楚之人一則以其窈窕我也而進之矣一
則以其礪礪我也而去之矣其進也楚之人愛
有所獨昵也固幸也不能強其所愛以例施之
於其礪礪者也其去也亦楚之人憎有所獨蒙
也固不幸也然亦不得指其所憎以分譴於其

窈窕者也世之仕路而當郡縣丞貳之間其所
謂鞅掌枝柱大都類此知此則我仰齋羅公之
獲譴也有自矣方其丞貳我郡也六年于茲其
所瑩瑩然持廉與仁以席湖之吏與民不啻若
嬰兒而湖之吏與民亦認認然擁戴之不啻若
慈母况其胸中坦洞絕無城府卽如寮貳間萬
無他軋而熒惑者填聞中朝計吏治以酷坐之
杼其職以去嗟哉湖之縉紳大夫下及城市田
野之民無不錯愕而參歎者豈嚮所謂礪礪者

楚人間嘗構而去之而非其罪也今且移其所
以怒楚人者波我公與抑公拙於宦彼所爲懸
魚挾纊之概固在也能以之施於其下而不能
以之信於其上與又不然今 國家甚明盛公
卿大夫竝屬典刑頻年按節使者矯然海內人
豪矣何耳目之亂之至於此也要之天地間倏
焉日星倏焉晦冥故有幸不幸已君子幸則得
志而聲施不幸則爲蟬蛻爲龍螫徜徉於山澤
之間務匿其景而逃虛屈原不云乎蟬翼爲重

千鈞爲輕公議之頗也久矣聞公家象郡其歸
而過湘水也倘貽書吊之湘纍或從汨羅間訟
上官大夫輩之讒而繼之以泣以予所指言丞
貳云云者扣之竊疑兩相唁兩相鞞然以笑固
不能不惘然自失也

望雲遙祝序

望雲遙祝者武康縣學諸生某某某所共爲
司訓郭先生望雲而祝母夫人之壽因以請文
於予者也其言曰先生少以文行名之閩州也

舊矣其以貢而分訓我武康非特世所稱區區
校文讐義科條升散而已也數內以忠信潔白
之行提其躬而外以道德學問之旨佐其教岍
然古庠序之遺以磨礪我百數十人我百數十
人無不人人解頤而嚮風者又言曰不惟是也
予邑博士員故無署縣事者間有之亦必首屬
諭先生特訓之右而已然而忠信廉白道德學
問之懿益然邑之耳目茲誦聞故縣令人覲或
他徙或從事省試員缺諸父老輒以其賢白之

郡二十石郡二千石輒以其賢上之撫按藩臬
諸司數及縮縣印綬過之一切簿書筦鑰賦役
刑獄無不人人人口頌無不人人願稱真者第母
夫人春秋高先生旣以道遠俸薄不能迎侍之
邸舍間共諸生語及唐狄梁公顧望白雲故事
往往低徊久之未始不系欷太息而泫然以泣
也茲且年八十矣故予諸生輩共從帷中載拜
稽顙佐先生稱觴遙祝然而邑之諸父老聞之
亦轉相告攜幼穉抱壺漿偃僂蒲伏於其庭而

先生或欲拒之而不能也古者孝子之至立身
行道揚名於世以顯其親嗟乎先生宦遊千里
外不及問寢問膳祝哽祝噎色養其間然而士
與吏民所環嚮若此抑可以覘先生立身行道
者之風概庶幾古之孝思者已予雖衰然故嘗
官採風使者之後不忍逆諸生亦不忍逆諸父
老於以次第其言而書之者如此

白華樓續稿卷之九

白雲樓續編卷之九

公以大夫第其言而書之者知此
其於風使者之使不忍進諸生亦
其於風使者之使不忍進諸生亦
其於風使者之使不忍進諸生亦

